

书香脉脉时光长

■杨晓杰

除了教材，我从小学起就读过许多书。

最早读的那本，应该是父亲给我买的通俗版《三国演义》。也许正因如此，我自小便是个三国迷。多少次在深夜，读到诸葛亮在五丈原逝世，心里感到悲痛。天不遂人愿，五次北伐，却最终功败垂成，星落秋风五丈原。

上初中时，班主任赵丽娟教语文，是位文学爱好者。她偶尔会给地方报社投稿散文，也时常在课堂上分享一些在《读者》上读到的美文。我最初接触散文，大抵始于此。那时我没有零花钱买课外书，时常去她办公室借书看。每次课间休息，我便从抽屉里拿出《读者》，翻来覆去地读，书页都被翻软了。

读高中时，父亲每个月给我三百元生活费，我往往花不完，多的钱有时买些零食，有时买几本课外书。那段时光里，我买了《简·爱》《呼啸山庄》《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读者》《青年文摘》等书刊。有书读，是幸福的，是踏实的，不用跑到老师那儿借阅，还可在书上圈圈画画，做些笔记。

读书的幸福，不止于拥有书，更多时候是一种在心灵和知识上的饱满与知足。读了书，便多了谈资，开了眼界。我常将在书中读到的故事分享给祖父母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问我：“后续呢？”

上大学后，闲暇的时间多了，我所读的书便也杂了。《悉达多》《雨季不再来》《张爱玲小说集》《萤窗小语》……认真读过的，少说也有四十来本。我自己也买了一些书放在宿舍里，随时可以取来阅读。

后来，书越攒越多，家中便购置了一个书架。一本書本整齐地立在那儿，抬眼望去，它们都有了归宿，心里便觉得安穩。

读书，是精神世界的丰盈，是与无数作家跨越时空的交流。多少次，我读到那些让我心灵深处产生共鸣的作品，

不禁感叹：原来某位作家也有此想法，也有这种困扰，也经历过这些事……生命的相逢在书中完成，可以是十年、百年，甚至是千年。我不能与他们面对面沟通，灵魂却早已在某一页纸上达成某种契合。

书读得多了，心也渐渐静了。有人误会，有人议论，我不太去辩解。各人有各人的路，各人有各人的月光。越是争辩，越耗心神。不如专注读书，让心宽一些，再宽一些。书籍就像是一片片水源，读得多了，就成了海洋，任人投石入海，也不过微微泛起涟漪，很快又归于平静。

读书从来不是与人比较的事。研究生毕业后，我有不少闲暇的时光，便有了写作的爱好，也因此结识了一些文友。有人一年能读上百本书，有人一年甚至一本书都未读。读书不是读给别人看的，而是自己内心的所需。读书不必去计较数量，也不必跟他人相比。哪怕读得少，只读一两本，只要其中有几句话走进心灵，也是好的。

人在不同的年纪，读同一本书，感受是不同的，就像旧地重游，看见别样风景。初中时，父亲曾经给我买过两本书，一本叫《穿行在历史的丛林中》，另一本叫《风中亮出年轻的旗》。青春时期，我更爱读后面那本，而现在的我，却偏爱前者。前者讲的是历史，后者讲的是青春。在懵懵懂懂的年华，读青春就像是帘子慢慢掀开，看到真容。如今再读青春，少了羞涩，多了释然。对于《穿行在历史的丛林中》这本书，青春时总觉得读不懂历史，尤其是里面有诸多古文，一读就头疼。现在却能在字里行间听见历史的脚步声，轻的、重的，都是回响。

一个人的一生，能读多少书？又能记住多少？大抵是无法说清的，也因人而异的。但每一本读过的书，或许会在未来某一天、某一刻，突然被想起。尤其是，当无数的书在脑海中结成网，某一刻，它们忽然串联起来，许多看似无关的文章、人物、思想，就在那一瞬间，通了。

子非鱼

■沈伊帆

江海交汇处，我们世代群居，已在这里栖息多年。我们抵御干涸与洪流，把狭窄的入海口当成世界中心。

夜色愈浓，冷冷的黑像浪一样泼向我。诸位仍在睡觉，睁大的眼睛一动不动。他们总是成群结队，那种依偎会很温暖吗？我无从得知，只听闻候鸟讲述跋涉经历：我们排成队形，以寒冷为起点，没有谁可以掉队。

我也询问过诸位，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看飞瀑流云。而我得到的只有不解的质问，他们奇怪我对于这样安全的现状还有什么不满足，我也奇怪诸位怎么完全没有寂寞和彷徨。

又是一年汛期，每条鱼都没有多余的交谈，只是自觉地围拢，像花瓣紧闭的花蕾，无声地等待不安退去。诸位嘴巴张张合合，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比汹涌的波涛更令我恐惧的是周围死亡一般的寂靜。我可以预料，等潮汛退去，这条江里又会仿佛什么从未发生过。

天晴了，砂石被流水推到两边，诸位表情跟暴风雨那晚如出一辙。在这条江里的大鱼和小鱼，他们都成了丧失交流能力的群居者。

“你为什么非要背井离乡……你明白溯行意味着什么吗……你就这么厌恶我们……何况本性告诉我们，我们生来就是群居……”

“在这里，我感受不到一点儿温暖。”我说。“逆行就能温暖吗？你只会更加孤独，因为你选择对立！”

“诸位被囚禁在一只容器里，看似紧密联系，却都隔着障壁。”我说。

“你想打破容器？”
“我只是要跃出容器。”我说。
“你不会忘了上一条想要跃出容器的鱼的下场吧？那条蠢鱼……”

看着诸位窃窃私语，我思忖——远行之后意味着什么。多年来，我被网在水中，而这一次，我将弹拨溯行的弦。“请继续恪守诸位的族群规则，同样，我将寻找我的存在意义。”

根须向下，枝杈向上。
波与光交界之处是自由顺势而行的方向，水石相激的声音清澈透亮。通往山顶的路径当然惊险，身外之物都带着加速度倒退。水流湍急，而我靠那虚化的四肢在飞奔，我伸出双鳍腾跃在阳光下，整个天空都灌入我的身体。

在蜿蜒曲折的河道里，冰凉的水流漫过我的胸膛。我感受到了缺氧、低温的不适，尽管身边没有鱼可以分享我的难受，但我不觉得孤独，这种感受指向从未有过的丰盈。

河道越来越窄，迎接我的是一只从石涧下探身而出的鲦，我告诉鲦，我从下游的喧嚣中来。我想问，这里是否可以安置一条鱼流浪的心？

鲦碰了我闪烁的鱼鳞和龟裂的腮盖，感慨道：“何其艰辛。”

我说：“我已经看过彩虹和雾凇，再往上会遇到什么？”
鲦说不知道，因为没去过，“不歇停再久一点吗？”

我摇头，接着摆尾向上——来不及挥霍所剩无几的时间。

鲦在我身后喃喃：“又是一条孤独的鱼。”
思绪有时是山峰，有时是山麓，在时空交织中忽高忽低。我摆尾于早春湿地，在草地和流动的光影之间赤身游动。那条溯游之路是如此悲壮，那条逆光而行的河曾安放多少坚强的泪水。

千年后的考古学家会在高山地层中发现一只适合长在温湿区的鱼骸骨，对于这条违背天性的鱼，他们一定很不解。但他们更不解，一路上我是如何身负重山，坚定地寻找活着的意义。

漫看云卷云舒

■赵 璐

曾经我总向往自由的、充满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在高中毕业前填写的那张职业清单上，平稳稳定的工作被我弃如敝履，甚至光是想想，心中就百无聊赖。盲目的理想主义热血沸腾让我坚信青年志在四方，而不是狭窄的工位上。年长了些，见识多了些，那不切实际的憧憬就像失去助燃物的火苗，无需风吹便奄奄一息，“嗤”一声灭了干净。

平静的生活不是波澜不惊的湖，它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归宿。

我以前是不爱抬头看天的。世界太小，老师写下的公式，同窗闲谈的八卦，食堂当天的菜色，便轻轻松松把我占了个完全。一成不变的生活让我开始怀疑时间是否在流动，课业的压力又令人喘不过气。说是青春期的中二病也好，说是压迫之下必有反抗也罢，当时一心想着挣脱一比一复制粘贴的今天和明天，可真的尘埃落定，又怅然若失起来。

原来那不是枷锁，只是日常生活中总能看到的邻居窗台上的花，只是见得太多，就厌烦了。

上了大学，有空我就喜欢到处走走。天色湛蓝，白云悠闲地飘荡着，我倒是羡慕起它们来，漫无目的地在空中散步，风吹到哪算哪，反正天空于它而言无甚区别。心情不好就降下一场雨，心情好了就勉为其难地露出身后的太阳让人类也晒晒。我总好奇它的味道会不会像棉花糖有丝丝的甜意，虽然理智告诉我不过是水蒸气。

或许失去才懂得珍惜。我开始怀念起了以前平淡的日子。

从繁杂的题海里抽身，从浮华的世界中退去，我爱上了仰望空中的云，不一定是上次看到的那朵，也不一定抬头就能看见，但总能最快时间让我心平气和。广袤天地间我不过小小一粟，所以坦然些，闲适些，少计较点莫须有的得失。

我是个想象力过于丰富的人。天上的云，我三秒内就能给它们各起一个代称，云A是一条伸长了四肢的狗，正紧紧追着云B这只受惊而竖起耳朵的兔子，它的嘴角马上就要咬住兔子球状的尾巴……战况胶着，我正暗中鼓劲，一阵风吹过，狗和兔子都散了个干净。像看了一场战至高潮却被突如其来的广告插播打断的球赛，我撇撇嘴在心里喝倒彩，但很快又被新成型的云所吸引。

可惜最近的天气雾蒙蒙的，抬眼望去灰成一片。好吧，天空进入了倦怠期，当务之急是好好休息。虽有遗憾，可这也是生活的常态。

我越来越喜欢记录，开始用相机收集各种各样的云。云是大自然的造物，偶尔也会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磅礴的美，但它常常只是惬意地垂挂于天边，底下交谈的人偶然瞥它一眼，不出一天便忘却了。如此常见之物却又如此独一无二，懒散地旁观着人类像蚂蚁一般整日转来转去，想来还颇有几分意趣。

漫无边际地思索着，我抬起手，“咔嚓”，此刻定格。

十二圈叹息

■蒋贝乐

我是在一家老店听见这个声音的。“吱——呀——”，突然跃进耳朵，熟悉的叹息响起，像是一串咒语，开启了尘封的记忆，时间回到高中那年夏天。

午后的阳光斜穿过教室窗户。我们挤在教室后排的课桌旁，头顶那台老电扇正以它特有的节奏转动着——先是不紧不慢的十二圈，接着是几乎难以察觉的停顿，然后发出一声绵长的像叹息般的“吱——呀——”。而窗外的蝉鸣和远处篮球场传来的欢呼声，是十八岁的夏天永不褪去的背景音。

这声音三年来从未变过。高一刚开学那个闷热的九月，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规律。后来每次考前紧张时，我就盯着旋转的扇叶默默计数，数到第十二圈，等那声叹息落下，心跳好像就能平复一些。

“吱——呀——”就在那声叹息响起的瞬间，她“啪”地合上了《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封面卷起的边角在桌上弹了一下，扬起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缓缓下沉。我下意识地看向电扇。它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动，一圈、两圈……

“怎么了？不是说做完去小卖部买零食吗？”我问。

“题是要做完的。”她声音莫名带着一丝颤抖，“不过，不是在这里了。”

她从书桌里拿出一张纸片，一张对折的挺括的纸片，放在草稿纸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我低头看去——那是一张转学通知书。

第九圈。窗外的蝉鸣骤然拔高，仿佛是盛大终章的高潮，旋即低落下去，像某首未完成的告别的曲谱。

第十圈。欢呼声从篮球场方向传来，那声音来自上一个，或无数个夏天之前。

第十一圈。她开始收拾书包，动作很慢，像在拖延时间。

第十二圈。“吱——呀——”叹息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长，都要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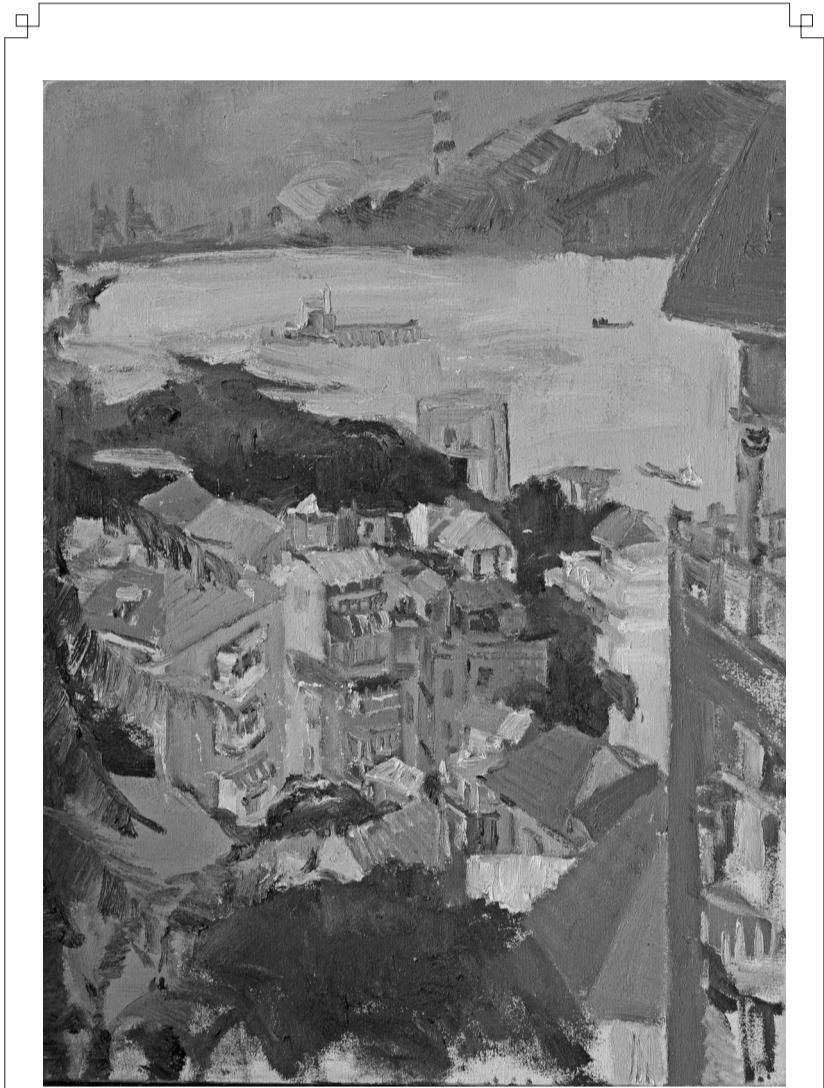
她走向后门。“吱——”声音卡住了。像是只有半声叹息，突兀地断在空气里。扇叶还在转，但不再有那个熟悉的停顿，不再有那声完整的叹息。它就这样一圈接一圈地转下去，平稳、单调，像所有正常的电扇那样转动。

原来它一直在倒计时，现在结束了。

我翻开草稿本，上面还留着讲题的痕迹，但她的笔迹停在一半，墨迹已经干了。我在旁边空白处继续演算，写下一个又一个步骤，却始终算不出正确答案。合上本子时，我看见封底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第十二圈之后，是新的开始。”

窗外，蝉还在鸣叫。篮球场上又传来欢呼声。电扇静静地转着，不再数数，不再叹息。它只是一台普通的电扇，在普通的下午，吹着普通的风。而我终于听懂了——那声叹息，是我们十八岁夏天的句读。

那么，继续朝前方走吧，等有一天回到十八岁时，再让那离别的泪滴落下。



《远方》沈国昌

瓯柑

明明放在家里数个星期也没有谁会去吃上几个，每年却还要买这么一大箱。对这些瓯柑，我总带着些嫌弃的意味。

母亲对我的态度不以为然，她总会，在箱子里，仔细拨开那些已经腐坏的，从中挑出几个依然完好的瓯柑，洗净后放在果盘里，说这瓯柑块头多么多么大，味道多么多么甜，边说着，手上就扯下一块要来塞进我的嘴里，我不好拒绝她的好意，只好接过这湿润的一块，快速一塞，眼睛一闭，就咽了下去。

不同于丑橘果肉好分瓣，瓯柑的果肉总是一瓣黏贴得很紧，内膜一撕就

破，溅出黏腻的汁水，果皮和瓢壁略带苦味，不似砂糖橘甜爽，若是不小心咬碎了它的籽，更是叫人苦得直皱眉头。母亲却觉得它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出游爬山，硬是要提一袋瓯柑，从山脚提到山顶，再从山顶提到山脚，发觉没一个人想吃后，又原封不动地提回家，放回那个软塌塌的纸板箱里。最让我不解的是，她连逛商场也要提着一袋瓯柑，美其名曰“商场东西贵，要是口渴了还有它”，哪怕我强调多少次“我再渴也不吃瓯柑”，也拗不过母亲的执着。

之后，我独自旅行去往全国各地，

尝遍了各种鲜甜的水果，它们没有一样似瓯柑这般味苦。本是高兴的，但那些甜，却越吃越腻，越吃越乏味，越吃越想起那缩在角落里的一箱瓯柑来。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偶然间竟在网络上刷到了关于瓯柑的帖子，帖子道，众多文人对瓯柑情有独钟，赞其“先苦后甜堪品味，个中三昧似人生”，将瓯柑的滋味与人生哲理结合；台湾诗人琦君以“人生原是甘苦参半”比喻瓯柑滋味。原来，在文人眼中，瓯柑的苦竟有这般意味。

我想，是该尝尝那一瓣的苦和它藏着的甜了。

生命是一张悬而未决的网

晃。抬头时，恰好看见夕阳把云层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天际线逐渐模糊，几颗星星已经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那一刻，时间好像突然慢了下来，宇宙的磅礴与个人的渺小轰然相撞。“活着”突然变得沉重又轻盈——沉重是因为没有锚点，轻盈是一切皆可书写。

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大抵源于价值的无依，所以人害怕得不到反馈，也在疯狂地追问是否有意义，于是我们希望工作得到反馈、学习得到反馈、人生得到反馈。然而反馈常常姗姗来迟，在等待和未知结果的面前，我们开始踌躇、开始退缩、开始焦虑、开始害怕。

殊不知，生命本就是一张悬而未决的网。它本就没有预设的轨迹，就像溪流不会问“为何流淌”，它只是顺着地势蜿蜒向前，遇见山石就绕过去，遇见平原就铺展开来，最终汇入江河湖海。而当我们把人生种种都套上功利的绳索，便处处困在激烈厮杀的角斗场里，只为叩首在“意义”台阶之

下。但当社会分工细化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趋同的，只有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时光，那些独属于我的瞬间，决定了我要成为谁，我会成为谁。因此，一味地叩问“意义”，只会让自己陷入功利的陷阱。在我看来，“意义”不是决斗胜利后的权杖，而是流动的水；流过荒原滋养野草，撞上礁石发出回响，汇入江海得以更广阔的天地。

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所谓“活着”，不是为了奔赴某个既定的终点，而是为了经历沿途的风景。

曾以为所谓的“无意义”，比如深夜的痛哭、重复的通勤、无解的难题、路灯下的徘徊，我更愿把它们比作水流下的泥沙，沉积成河床，托举之后的奔腾。

生命是流动的，性格是流动的，处境是流动的，我们同样是流动的。看似“无意义”的行为，成为了未来的底气。也许下一个明天，我们在世界的转角看

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或许怪石嶙峋，或许馥郁芬芳，或许冰封雪飘，或许云雾霏霏。但只有我们靠近那个巷口才知道是什么，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跋涉，答案在流动中生长。

“我们都走出自己趋向繁复的记忆，如同走出层峦叠翠的森林。”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历程，本身足以丰盈人的心灵。

或许跋涉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会为一朵花的盛开而驻足，为一片叶的凋零而叹息，为一部剧作而流泪，为一个陌生人的善举而感动，这些瞬间不是意义，是流动的见证，是内心丰盈的写照。

我跋涉，生命便随我流动。我们不需要多么宏大的意义加冕，就像那段广为流传的话：“我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而是来看花怎么开，水怎么流，太阳怎么升起，夕阳何时落下。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生命是一场偶然，我在其中寻找因果。”